

# 卷二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經詩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 毛詩國風

####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言反依字且邊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序言：釋名曰：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毛詩疏卷第一。毛詩註疏卷第二。毛詩註疏卷第三。毛詩註疏卷第四。毛詩註疏卷第五。毛詩註疏卷第六。毛詩註疏卷第七。毛詩註疏卷第八。毛詩註疏卷第九。毛詩註疏卷第十。毛詩註疏卷第十一。毛詩註疏卷第十二。毛詩註疏卷第十三。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 毛詩註疏卷第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 毛詩國風

###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止封于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此訖，幽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邶。字林方代反。音百字，又作柏。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字也。方代反。音百字，又作柏。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

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卽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涉縣大鼴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卽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

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鄘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鄘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鄘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

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三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三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三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成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惎問王室是也○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

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  
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  
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正義曰以未  
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  
書序曰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  
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  
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旣滅管  
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謚也言  
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  
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鄆酒  
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  
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是康叔并監鄆也又季札見歌鄆鄆衛言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三國混  
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三國故知後世子孫  
也項公之惡鄆人刺之則項公以前已兼鄆淇鄆或  
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

故得兼彼三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  
不必北鄆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並於衛  
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  
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鄆  
鄆之民於洛邑故鄆鄆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  
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  
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  
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項侯當周  
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  
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  
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項侯立除項侯故  
七世也又曰項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  
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  
君此及曹不數項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  
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  
而異之爲鄆鄆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  
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  
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

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  
是三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  
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  
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  
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  
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  
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  
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  
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  
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  
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  
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  
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謚號之稱非爲國名  
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  
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  
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

釐侯立四十三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  
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  
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鄘在前也鄘柏舟與淇  
奥雖同是武公之詩其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  
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  
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  
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卽位修康叔政百姓和集五  
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  
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  
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  
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  
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  
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禎之子申爲戴  
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  
事明主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  
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謚多則  
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云  
莊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

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立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旆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鶴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中蠻蠛相鼠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奥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卽位乃作襄公以魯僖三十年卽位三十六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

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亦宣公詩也伯兮旣爲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謚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卽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秋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相舟共姜自誓不爲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爲武公詩

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鄭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爲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鵠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

見侵害

○柏木名頃音

柏舟五章章六句

遇至侵害

○正義曰箋

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四章云觀閨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傳

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

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傳

云舟載渡物者今

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

○汎敷劖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

貌者此從王肅注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傳

耿耿猶儆儆也隱

痛也

傳

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反微音景微我

無酒以敖以遊

傳

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敖本亦

作遨五

傳

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

羔反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

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

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

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已故夜徹徹然不能寐如人有痼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遨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遨遊可釋也○傳汎流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

○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自

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内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亦

有兄弟不可以據傳

據依也

○云兄弟至親當相據

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

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愬

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

○元

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己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

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眞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已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憇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已志也○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已爲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爲兄弟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云言已心志

堅平過於石席。○卷春勉  
反注同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

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

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云稱已威儀如此者

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

○棣本或作逮同徒帝

也儼魚檢反本或作

既不遇故又自陳已德以怨

嚴音同數色土反

反又音代選雪堯反選

卷也非直心志堅平過於石席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

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

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

○君子至可數○正

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

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富備而  
閑曉貫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  
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  
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傳 憤怒也悄悄憂貌

○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

者。○悄七小反

憤憂運反

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傳閔病也。○觀

反本或作遘侮

音武徐又音茂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傳靜安也辟拊

心也標拊心貌。○云言我也

○辟本又作擊遲亦

反標符小反拊音撫

既

憂心至有標。○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  
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  
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  
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標  
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觀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觀自  
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標拊心貌

○正義曰辟既爲拊心卽云有標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

○

日居月諸胡迭

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迭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

心之憂矣如匪

澣衣

傳

如衣之不澣矣

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

察

○澣戶管反古對反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傳

不能如鳥奮

翼而飛去

○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

○日居至奮飛○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卽有虧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旣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之

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日君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註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註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

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疏** 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

**疏** 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

**疏** 璧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

**疏** 註上僭皆同僭踐念反吁況于反謚

**疏** 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媒也本章四句至

**疏** 自是詩○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已也由不職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已不

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卽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言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卽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爲例也。

**疏** 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誤而祿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衆字或作祿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註引雜記曰夫人復祿衣祿翟又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故而禮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祿衣故此綠衣亦爲祿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祿衣故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興也綠間色黃正色

愛云綠兮

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

衣爲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

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

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音里

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麌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

反字亦作禮音同王后之服五曰禮衣心之憂矣曷毛氏云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

維其已

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毛以間色

綠兮至其已

毛以間色

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爲衣兮間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爲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祿衣失制嫡妾之亂言祿兮衣兮祿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爲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爲上僭乎餘同

綠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

祿兮至上僭。正義曰祿衣黃裏爲非制明祿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爲裏是也又言意由諸侯之妾有祿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

掌王后之六服。禕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紗。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爲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爲祭服。禕衣祀先公。則服禕翟。祭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姊。鞠衣。二媵。展衣。其餘祿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以祿衣當玄端。黑則祿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褶。褶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

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獨舉祿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

衣兮綠衣黃裳

傳

上曰衣下曰裳

愛

云

婦人之服不

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嫡。

本亦作適。  
同丁歷反。  
**疏** 綠衣黃裳。毛以爲間色之綠。今爲衣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當以黑爲裳。今反以黃爲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  
**愛** 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註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筈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

裳與衰連故註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祿爲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笺

云亡之言志也

### 兮絲兮女所治兮

傳

綠末也絲本也

笺

云女女妾上

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

○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既反下音志

### 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傳

俾使訖過也

笺

云古人謂制

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俾卑爾反沈必履反訖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說以爲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卽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旣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今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絲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旣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絲本○正義曰織絲而爲縉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女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

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爲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爲末箋以製衣爲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入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緩兮縕兮淒其以風傳淒寒風也。疏云緩縕所也

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漢七西反

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疏云緩縕所也

疏云緩縕至我心○

毛以爲緩兮縕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翻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緩縕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鄭以爲言緩兮縕兮不以當暑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興嫡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云淒寒風○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皆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正義曰傳以章首三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爲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傳古之聖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云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爲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之

##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

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  
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於見

反戴嬀居危反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字又作兒俗音丸卽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

元

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

大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莊姜至已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

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

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

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

之恩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卽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外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要陳女爲夫子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已有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春秋時陳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傳

燕燕鶠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

羽

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

其衣服。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傳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

郊外曰野。傳

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

乃至于野者舒已憤盡已情。

野如字協韻羊汝反疏云協句宜音時預反

後放此憤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傳

瞻視也。涕他禮

符粉反弟。元

燕燕至如雨。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

其尾翼以興戴媯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畱而彼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鳩。正義曰釋鳥云雋周燕燕鳩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雋周名燕燕又名鳩郭璞曰

一名玄鳥齊人呼鳩此燕卽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挺挺是也鳩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元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旣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頡之喻出入前却旣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元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僖十二年左傳文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傳飛而上曰

頡飛而不曰頡。傳

云頡頡興戴媯將歸出入前却。

戶結反頡戶郎反。上元

時掌反篇內皆同也

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

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頡之明頡頡非一也故知上

曰頡下曰頡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

下耳知飛而上爲音曰上音飛而下爲音曰下音也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傳將

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傳佇立久

立也。呂反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傳飛而上曰上音

飛而下曰下音箋云

下上其音興戴媯將歸言語感

激聲有大小激經

歴反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陳在衛

南

○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實行下孟反下篇同

○實是也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傳仲戴媯字也任大本亦作寔

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

友睦姻任恤

○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鳩反塞瘞於例反崔集註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傳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

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傳勗勉也箋云戴媯思

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

姜白謂也

○勗凶玉反徐又況目反

箋

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

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

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德行

身内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

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爲異言仲氏有任之

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至任大○正義曰婦

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

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

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任者至任

恤○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媯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

姻類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媯至

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爲託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

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

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正義

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士○舊曰平月平照臨之也

云日月

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舊逝逮古故也

云之人是

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

初時○處昌慮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舊胡何定止

也○舊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

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又作顧

亦協韻也○舊後放此

日居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日以照

臨下上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

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

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

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

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會不顧念我

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舊逝逮○正義曰釋言

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

云不及我以相好背爲及也故下章傳亦宜倒讀云

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非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也○好呼報反註同王崔申毛如字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得報曰居月諸出自

東方傳

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云自從也言夫人當

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

音聲良

善也○箋

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

據反

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

使是無良可忘也○疏

日居至可忘○正義曰言日平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

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傳日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恆伸夫人有屈有

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無善至我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云

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

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

傳

述循也

云不述不循禮也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正猶止也

疏

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

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傳

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

悔之也

疏

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

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

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

○終風韓詩云西風

也謔浪笑敖

傳

言戲謔不敬○謔許約反浪力葬反

嘆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

中心是悼

疏

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

已不能得而止之

疏

終風至是悼○正義曰言天既

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

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敷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

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敷故爲不敬淇奥

云善戲謔今明非不敬也終風雨土也○霜亡皆反徐

傳反風而雨土爲霾

惠然肯來

傳

言時有順心也

箋云

我恩其如是心

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肯來

黎他皆放此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傳

人無子道以來

悠悠然○我思

終風

至我思○毛以爲天旣終日如字

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旣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悔慢

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旣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爲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爲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旣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霜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以本由子不事已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終風且曠不日有曠

傳

陰而風曰曠

箋云

有又也旣竟日風且復曠不見日矣而又曠者喻州

吁闔亂甚也○曠於計反復扶富反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傳

嚏云

蛤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

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嘵也。今俗人

嘵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虞本又作嘵又作𡔖又作𡔘舊竹利反又丁四反

猪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嘵音都麗反劫也店業反本又作跔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捷爲

款今俗人云欠欠款款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款案音丘據反玉篇云款欠張口也咳開愛

反

元

終風至則嘵。

毛以爲天既終曰風且復陰而

嘵不見日光矣而又嘵以興州吁旣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旣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嘵跔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爲異具在箋。傳陰而風曰嘵。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嘵日光。鑒旣竟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言且嘵者且陰往嘵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嘵也復云嘵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渝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嘵已喻其闇又嘵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嘵

跔○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嘵劫而不行跔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註並同○嘵讀至遺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嘵噫嘵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嘵解經言則嘵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謠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嘵嘵其陰傳如常陰嘵嘵然虺虺其靄傳暴若震靄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懷傷也。女音汝下同

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

疑者更出疏是故莊姜言我夜覺恆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傷心○鄭唯下句爲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則安○傳如常陰嘵嘵然○正義曰上終風且嘵且其間有嘵時不常陰此重言嘵嘵連云其陰故云

常陰也言曠復曠則陰曠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曠則此曠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曠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曠有風可知也。○傳暴若至虺然。正義曰雨雷則殷殷然此兪州吁之暴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其聲甚大則謂之震雷。日燁燁震電皆此類也。

###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

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

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

害君爲子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于亮反註將

亦作憑皮水反蔡從同。○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

未用反下陳蔡從同。○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

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

仲爲將而興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

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

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

異耳故論語註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

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

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

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

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將者至隱四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爲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未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卽位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卽位杜皆云隱三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卽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

侯雖篡弑而立旣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其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朱殤公欲除其害故三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爲首之所以衛人敍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敍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因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镗踊躍用兵**

镗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

兵也

云此用兵謂治兵時○镗

吐

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

漕衛邑也

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

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漕元擊鼓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

音曹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

此鼓其聲鏗然使士衆皆踴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鏗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闔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踴躍用兵也○傳此用兵謂治兵時○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衛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傳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爲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註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

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也

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

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云仲

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傳憂心忡忡然云以猶

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

之忠反

傳從孫至有仲○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

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憂心忡忡然○正義曰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傳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

者有亡其馬者傳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于反註同

### 以求之于林之下傳

山木曰林

傳云于於也求不還

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

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

近附近之近

說

爰居至之下○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

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有不至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傳不還至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至甲士耳○傳軍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爲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於山川註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

說

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

說

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

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

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云執其手與之約

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偕音皆與之

反下同一本作與。死生至偕至。○毛以爲從軍之

之約誓難乃旦反。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

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

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

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

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

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

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

鄭惟成說爲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

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契  
闊勤苦。○正義曰此敍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爲從  
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傳從軍至伍約。  
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爲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  
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  
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三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  
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傳不與我

生活也。○傳云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

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

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傳不與我

洵遠信極也。○傳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  
夐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卽古伸字也。鄭如字。疏嗟

至信兮。毛以爲旣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今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今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伸極兮乖闊與疏遠及性命不得伸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爲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國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衆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凶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正義曰信

古仲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仲卽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 擊鼓五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二

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註

毛詩國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

孝子自責之意

○凱開

疏

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

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孝子能自盡其

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是詩而成其孝子  
自責之志也此舉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  
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予者不能安  
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  
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  
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  
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至之意○正義曰以  
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  
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  
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  
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傳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

### 養棘難長養者

箋

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

### 七子也

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

棘心天天母氏

### 劬勞

傳

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

箋云天天以喻七子

### 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天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

劬勞○正義

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  
故棘心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  
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  
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  
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  
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  
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凱風自南吹

### 彼棘薪

傳

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傳聖

### 彼穀

箋

云穀作聖令善也母乃有穀知之善德我七

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敍**

**反下同知音**

**凱**凱風至令人。正義曰言凱風樂夏

智本亦作智

**之**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

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

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

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敍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

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

棘薪其

成就者。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

風

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

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傳**

聖

敍。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敍也箋申說所以

得爲敍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敍作聖故得爲敍

也洪範云思曰敍注云敍通於政事又曰敍作聖注

云君思敍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敍謂君也聖謂臣

也所以得爲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敍

而致臣聖則敍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

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

**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

**傳**

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

**云**

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

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

**浚**音峻  
**浸**音浸

**子**云

**氏勞苦**

**傳**

爰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

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

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

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

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

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

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

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

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

與上不同也。○**傳**

浚衛邑。正義曰于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傳**

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興母之長養已而

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爲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

知也

睠睠黃鳥載好其音

傳

睠睠好貌

文

云睠睠以興

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

如也

○睠胡顯反睠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傳慰

安也

正義曰睠睠至母心○正義曰言黃鳥有睠睠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

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正義曰睠睠至令順○正義曰興必以類睠睠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爲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淫亂者荒放

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

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

○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

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

正義曰四章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男旣從役於外女則枉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

女怨之辭○淫亂至君子○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丞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玉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

默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爲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墻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蘇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

亂爲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謂夷姜則此亦爲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爲曠女爲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爲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拜刺婦人也。

##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傳

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

泄泄然

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

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泄移世反訊音  
信又音峻字又作

迅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

云懷

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  
作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雄同繫烏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正記雄至伊阻○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卽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旣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爲維毛爲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爲異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宣三年左傳趙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爲義旣同明伊有義爲繫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竝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箋云下

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

掌反時

展矣君

子實勞我心

傳

展誠也

箋云誠矣君子

憩於君子也

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

之事

疏

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雉飛之時下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聲

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旣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旣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

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傳瞻視也笺云日月之行迭

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

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下女怨同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云

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疏瞻彼至能來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

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

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云爾女也女

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畱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

用不臧傳忮害臧善也笺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

用不臧傳忮害臧善也笺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

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忮之政反字書云很

至不臧疏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

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

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傳夫人

謂夷姜

疏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以詩者主爲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箇**夫人謂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

##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傳**

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

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

**箇**

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

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

**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  
**反下皆同處昌慮反**

## 深則厲淺則揭

**傳**

以衣涉水

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箇**云旣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

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硃云履石渡

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

揭衣並苦例反下同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

揭褰衣張張丈反爲之示僞反求妃音配本亦作配

下同**箇**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

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

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

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

不可廢禮君何爲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

乎。鄭以爲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

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

會之月可爲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毛詩疏

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

**傳** 鮑謂至可食

○正義曰陸璣云鮑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鮑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

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鮑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爲

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曰豹之業及鮑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

而已佩鮑可以渡水也彼云取鮑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

**傳**

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

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

褰裳也衣涉濡禪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

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畧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

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爲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深入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入用永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旣以深淺記時故文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

**箋** 瓢葉至問名○正義曰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自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

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  
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  
處深爲記八月之時也故不章雖離鳴雁旭日始旦  
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  
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  
昏禮納采用雁賓旣致命降出壇者出請賓執雁請  
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  
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  
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  
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  
以爲昏禮以正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  
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爲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  
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三十  
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  
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箋遭時至自濟○正義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

宜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  
之始故禮記大傳曰興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  
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而遭時制有  
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  
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不行禮將無以自濟言  
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妃耦○正義曰  
箋解上爲記時此爲喻意上旣以深涉記時此因以  
深淺爲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本性賢與不  
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  
宜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一年  
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五男三十六各以長幼相敵  
以相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 有淵濟盈有鶩雉鳴

傳

淵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

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  
箋所難也鳴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

云有瀾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

○瀾彌爾反驚以小反沈雄皎

反雌雉聲武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泲音逸行下孟反

濟盈不

### 濡軌雉鳴求其牡

傳

濡漬也由輶以上爲軌違禮義

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 箋

云

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

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

濡而

舊龜美反謂車轔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按說文云軌車轔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輶車軛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轔頭所謂輶也相亂故真論

疏

有瀾至其牡○正義曰言有瀾

之牡茂后反輶竹韙反車轔也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

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鷺雉鳴也有鷺然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爲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爲子之容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

傳

漏深至之行○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鷺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雉也言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鷺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瀾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卽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啓發其心使有淫泆之志雌雉之鳴似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爲辭必怡悅顏色故

連言之。箋有瀨至禮深。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禮深。

傳

由軛至牝牡。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

輶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輶

范乃飲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軌於

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軛人云軌前

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軌前也書或作軌玄

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輪軸之所樹持車

正者大馭云祭兩軌祭軌乃飲註云古書軌爲軌

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軛當作軌軌謂兩

軛當爲軌軌車軌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爲

軌也然則諸言軌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

軌當爲軌軌車軸端也考功記註鄭

司農云軌轉也又云軌小穿也玄謂軌軸未也然則

軸在軌前垂軌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軌耳

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註云軌謂轍廣是

也說文又云軌輪小穿也轉車軸端也

軌當爲軌軌車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軌轉二名亦非軌也少儀

註云軌與軌於車同謂轉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軌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軌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卽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麇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以鷩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雉雉鳴雁旭以飛雌求走牡爲鷩傳所以并解之也

日始旦傳 雉雉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

听之时 箋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

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昬親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

許袁反說文讀若

好字林呼老反許巾反請音泮普半反傳迨及泮散也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正月可以昏矣。迨音殆泮普半反傳離至未泮。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離離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信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亡句汲冰未散請期爲異。傳離離至之時正義曰雁性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舜典云二生註云納羔雁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斯時則此雁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爲日出者明日未出已名爲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

記註大昕謂朔旦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爲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

傳

雁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

言禹貢註云陽鳥鴻鵠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鵠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

言陰耳定本木雁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雁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雁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卽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上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卽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云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

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漆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招招舟子人涉邛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

渡者邛我也

箋

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

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

否

招照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邛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

反人涉邛否邛須我友傳

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

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

禮義昏姻不成

疏

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

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

者是爲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箋新昏者新所與爲

風昏禮。谷古疏

木反

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

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旣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

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大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

嗣生鼈勉同心不宜有怒傳言鼈勉者思與君子同

心也云所以鼈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

○鼈勉本亦作鼈莫尹反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

鼈勉猶勉也譴遣戰反

須也菲芳也下體根莖也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蕷

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

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

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葑采容万

徐音豐字書作曹孚容反草木疏云蕷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按

江南有菘江非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蒿菲妃鬼反

蕷音勿爾雅云菲蕷又云菲蕙菜郭以菲蕷爲土瓜

解蕙菜云似蕷菁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耕反蔓音萬

本又作蕷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及蕷音福本文作蕷

音富爾雅蕷當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

俾正反

德音莫違及爾同茲云莫無及與也夫婦

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茲顏色斯須

之有習至同茲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

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

而室家成卽繼嗣生矣言已鼈勉然勉力思與君子

同心以爲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

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爲室家之

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

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卽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驗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傳對須菲芳箋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從孫炎曰須一名葑楚坊記註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蕷蕷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蕷關西謂之蕷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卽葑也須也蕷菁也蔓菁也葑楚也蕷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蔥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涇炎曰菑類也釋草又云蕷蔥菜郭璞曰蕷莖蕷菜厚地似蕷菁莖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菑莖蕷菜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蕷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非蕷與蔥菜異釋郭註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

某氏註爾雅三處引此詩卽蕷也蕷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菑而非菑故云菑類也箋云此三菜者蔓菁與菑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菑類謂蕷也。○箋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註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

違

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

箋

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

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

如也

○傳如字韓詩云違很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傳

畿門內也

箋云邇近也

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

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箋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

本作裁至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傳荼苦菜也

箋云荼

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

甘如薺。茶音徒薺齊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傳宴安也

傳宴安也

○宴本又作燕徐音齊禮反

行道至如弟毛以爲婦人既

於顯反又姻見反巴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

巴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

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卽別况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荼卽其甘如齊君子苦已猶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爲異以傳訓爲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徘徊也傳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白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傳涇

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渭相入而清濁異

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

渭濁湜湜持正貌愾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

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

愾焉涇音經濁冰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

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謂作謂後人改耳搖

餘招反又餘照反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傳屑潔也

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屑素節

反復扶富

母逝我梁不發我笱

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

魚也云母者喻禁新昏也女母之我家取我爲室

家之道。苟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捕音步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 閱容也。**箋** 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尙不能自容。

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音** 悅。正義曰：婦人既言君

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爲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君子何爲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已不被潔用事古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卽自訣言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和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

**傳** 涇渭至濁。

異。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註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升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鄭注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竝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涇水至滻焉。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穎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答曰：衛在東、澗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旣絕至涇而自此已志。北人爲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毛寺記

卽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卽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肩潔○正義曰潔者飾也謂不潔飾而用已也。○傳梁魚至捕魚。正義曰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者捕魚之器卽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卽亦爲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鵠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鶩鷀云鶩鷀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鶩在梁又云鶩鷀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卽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獭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註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鶩也鵠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鶩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註云鵠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周制歛人掌以時歛爲梁鄭司農云梁木堰堰木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

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註云梁橫橋是也。○傳母者喻禁新昏。正義曰以母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令之我家也故箋云母禁辭說文云母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母爲禁辭。○箋我身至于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太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譖故文同而義就其深矣方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傳舟異勉求之傳有謂富也亾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

船也箋云方汎也潛行爲汎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汎音詠汎音孚何有何亾。正義曰反下同。何有何亾。○箋云君子何所有乎爲

反

#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

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尙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之

家事難易乎固當勉以疏喻親也

○匍音蒲又音

扶

音蒲北反

服正義就其至救之毛以爲婦人旣怨君子棄已反

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卽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在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尙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踰能如是况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盡力也而君子弃已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以爲小異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註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卽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亾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云富亾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錢有求多亾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亾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亾故易傳錢匍匐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註云匍匐猶顛躑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躑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尙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贈贈也

不我能惄反以我爲雠傳惄

云惄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

○惄許六反毛興也說文起也樂音洛惡烏路反下皆同

旣阻我德賈用不售傳

云旣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阻難也錢

之覩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賈音古市  
也售市教反

難乃旦反下難郤同  
一音如字覩音冀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傳育長

鞠窮也

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

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

鞠本亦作諭居六反覆芳服反註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穉直吏反匱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

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

言惡已甚也

○蟬失石反不我至于毒。毛以爲惡烏路反

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讐乎既不被恩遇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難郤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

已被隱蔽矣今我要修婦道以事之覩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能惄當倒之云不能惄我○鄭唯不我能惄爲異○傳惄養箋惄驕至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惄養孫毓引傳云惄興非也爾雅不訓惄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讐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駁至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爲稚釋詰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匪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爲盡力若黍離云閨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爲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學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傳旨美

御禦也

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本亦蓄

作畜杓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

宴爾新昏以我御

窮矣

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

我如旨蓄有洮有潰既詒我肄

傳

洮洮武也潰潰怒

也肄勞也

云詒遺也君子洮洮然潰潰然無溫潤

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

洮音光潰戶對反韓詩

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徐以自反爾雅作勸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

伊余來塈

傳

塈息也

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

○

塈許疏我有至來塈○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器反

不念昔者

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洮洮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已之禦窮伊辭也。

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室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止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已又言已爲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爲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

傳肄勞○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勸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云寓寄也黎侯爲

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黎力兮反國名

遇于又作乎。**疏**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

關縣寓于音

疏

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

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疏**黎侯至勸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爲狄人所逐以經云中

露泥中知處之以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

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

**傳**

式用也

**疏**

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

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畱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

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傳**

微無也

中露衛邑也

**疏**

云我

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疏**

式微至中露

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爲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微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此勸君歸國以爲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爲密也。**疏**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疏**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生辱臣死故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

**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

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旄丘音

古北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墾云墾丘也。亡

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墾字亦云墾丘亡什反又

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旄丘四章章四

爲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佐。旄丘或作

義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

追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

修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非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年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卽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追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註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因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云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卽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

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修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爲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衛康至爲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是州牧伯生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

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而以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爲三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註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註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大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註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丘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

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三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三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尊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旣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爲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爲伯爲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

###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傳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

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

闊也

箋

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踰此時衛伯不

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

蔓延以戰反又音延

叔兮

伯兮何多日也

傳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

箋

云叔伯字

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

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疏** 施丘至多日也。毛以爲言施丘之葛兮何爲闊

之節今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爲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今衛伯何爲不使連屬救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

**鄭** 以爲言施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今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闊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旣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歟也

**○傳** 前高至誕闊。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

傳以序云責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施丘之葛闊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爲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闊也謂葛節之間長闊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

**國** 土氣至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闊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

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興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諒惡君爲難也。

**○傳** 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

**○正義曰** 鄭以呼爲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卽求復矣衛且處之立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

**也必有與也**

**傳** 言與仁義也

**○箋** 云我君何以處於此

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傳** 必以有功德

**箋** 云我君何以久留

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元**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已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爲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

**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

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言二者別設其文故

分爲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已復國是有仁恩且爲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爲仁義據其事爲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已望彼以事與已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傳**大夫

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

**傳**云刺衛

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

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如容反蒙戎亂貌

按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若苦而行下孟反下同

**今伯今靡所與同**

**傳**

無救患恤同也

**笺**

云衛之諸臣

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疏**

狐裘至與同。

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爲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肅迎已故又責之言叔今伯今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

**鄭唯下三句爲異**

**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

狐青裘豹裏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大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註云蓋玄

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  
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  
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  
藻註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  
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  
傳曰士雋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  
傳爲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  
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  
縣有黎亭是  
在衛之西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集 瑣尾少好之貌

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

璣依字作瑣 素果反流音留

本又作鶡離如字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爲鶡鶡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太則食其母少詩招反下同長竹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

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集 衰盛服也

充耳盛飾也大夫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褒然如見塞耳無

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衰本亦作衰由反 又在秀反鄭笑貌

稱尺證反 瑣兮至充耳。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聲魯工反

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卽醜惡以興衛之

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爲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褒然之盛服汝有

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爲衛之諸臣

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卽醜惡以興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

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色衰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

不納已故深責之。瑣尾至微弱。正義曰瑣者少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少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

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鷗鷗陸幾云流離梟也目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良云鷗鷗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鷗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之辭故以此章爲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

偷樂作

文

## 施丘四章章四句

###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二

###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三

漢鄭氏箋

### 毛詩國風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也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

後世多號

樂官爲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

從水亦

疏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仕

於伶官之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爲王臣

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卽此

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  
師旄人鞞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  
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  
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  
也旄人鞞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  
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爲也唯大司樂云  
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  
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  
屬不可得而知燕禮註云樂正于天子爲樂師也  
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  
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畀韻胞翟闔寺者惠  
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  
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  
益爲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爲舞人

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鞞師舞者十有六  
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  
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  
吏言之故韻胞闔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  
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  
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  
國碩人德大堪爲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  
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  
宜爲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  
爲伶官○正義曰左傳鐘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  
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鐘成伶人告縣魯  
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  
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呂  
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  
岷嶺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鐘之宮周  
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箋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于

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

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于羽也

○爲于偽反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

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

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

釋下篇舍較同采音葉碩人侯侯公庭萬舞傳碩人大德也侯

侯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侯反韓詩作扈

扈云美貌簡今至萬舞○毛以爲言衛不用賢

有大德之人今大德之人今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

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侯侯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侯侯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傳以于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于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于羽爲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于羽並有故云周之宗廟山川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解所以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故註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

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方也此傳于羽爲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註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爲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箇簡擇至于舞○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爲萬舞故爲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爲祭也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註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

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于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于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于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于羽爲萬舞失之矣○傳教國至爲期○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旣爲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子弟者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爲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傳言日中爲期則樂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爲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徧至是也○箇在前至合舞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註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秋

入學者註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爲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卽彼春入學是矣謂三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不訓此及考槃傳意類之當亦爲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爲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碩旣爲大德故僕僕爲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者以在前上處文無舞言也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武故據萬舞言也

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

○轡悲位反組

音祖任音壬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

羽也○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籥

餘若反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註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

如渥赭公言錫爵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燁胞

翟闍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云碩人容色

赫然如厚傳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有力至錫爵○正義曰言碩人既

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紀於此而正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

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瀆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爲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總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宣但爲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

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孙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傳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人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露露既渥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瀆也言瀆之以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瀆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祭統文彼又云界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界於下也輝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閭者守門之賤者註云輝周禮作韜蓋謂礪皮革

之官周禮韁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韁爲甲吏也胞卽膾禮庖人故註法庖之言庖也裹肉曰庖首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

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

亦非士別之證此韁人亦樂吏故於祭未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

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山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有榛隰有苓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傳云我誰思乎云榛也

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傳云我誰思乎本亦作秦桐側巾反

子可食苓草零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傳云我誰思乎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傳云我誰思乎

息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與音預或如字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

謂碩人也

疏

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

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旣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息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粟是也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蕭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蕭今卦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蕭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爲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爲王臣也

##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

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

之思歸雖非禮恩之至也

○見賢遍反上同恩之至本恩作恩疏

泉冰四章章六句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爲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朴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

○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此衛女思歸雖非禮而恩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恩

子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傳典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

名也

箋

去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

悲位

反韓詩作祕說文作恥云直視也淇音其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

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

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傳變好

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畧之辭諸姬者

未嫁之女我且欲畧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

親之恩也

○變力轉反下篇同疏

毖彼至之謀○毛以爲毖彼

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然我有所至念於衛無終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

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爲且欲畧與之謀爲異餘同○傳泉水始出毖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爲始出毖然流也是以衛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已也○懷至至伯姊聊○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安復爲思故以爲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嚮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便文互見以諸姬總辭又卑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姫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傳沛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自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云沛禰者所

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沛子禮反餞音踐  
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詩作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徐又才箭反送行飲

泥音同輶蒲末反道祭也

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姊先

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于萬

反注同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

姊妹稱姑先生曰姊○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

也先姑後姊尊姑也○流

出宿至伯姊○正義曰衛女

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旣沒不得不歸

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

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爲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爲觀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

也○傳沛地名至禰地名○正義曰言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者謂爲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輶舍輶卽

輶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爲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註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輶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餕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及犯輶遂驅之注云封土爲山象以苦芻棘柏爲神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辂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爲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知山言或伏牲其土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夫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輶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輶

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大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馭云犯輶卽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轢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轢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輶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王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蹠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輶壙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輶異也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云犯輶詩云取羝以輶聘禮云釋輶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輶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輶而飲餕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餕爲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毛詩流

出宿于屠既祖卽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  
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  
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于郊則此出宿當  
在郊而傳云沛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于云  
所適國郊則此沛亦在郊也此沛云地名則于亦地  
名矣正以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  
在郊也于沛思宿焉傳以爲在郊則言禰思餞焉蓋  
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沛禰  
下云于言別地者下箋云于言猶沛禰未聞遠近同  
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下  
傳或兼云于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  
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註皆云于所適國郊○  
婦人至歸寧○正義曰此與蝦蟇竹竿文同而義異  
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爲申遠親親而望歸  
寧蝦蟇刺其淫奔故爲禮自得嫁何爲淫奔竹竿以  
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爲出嫁爲常不可違禮詩者  
各本其意故爲義不同○傳父之至曰沛○正義曰  
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

長則當已嫁父母旣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  
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箋寧則至  
尊姑○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  
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于言所適國郊也

箋云于言

猶沛禰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

箋脂牽

**害**傳遙疾臻至瑕遠也

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

其車以還我行也

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

以歸○牽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

遙臻于衛不瑕有

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

孟反差初解反又初加反卷末注同

○毛以爲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飲餕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牽而還廻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傳**脂牽至我行○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牽故車牽云間關車之牽今傳曰間關設牽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牽故云脂牽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同所歸異爲肥泉

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

思此而長歎

○肥字或作肥音同

○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

出同流肥

○**傳**自衛至渡水○正義曰以

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思須與漕

我心悠悠

**傳**須漕衛邑也

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

又思之

○**傳**須漕衛○正義曰鄘云以廬於曹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

**傳**寫除也

云旣不得歸寧且欲

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傳**既不至我憂○正義曰以此

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爲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

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

不

○正義曰謂衛君之間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

不

稱其仕爲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傳**

興也北門背明鄉陰

**傳**

云自從

也興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

殷然

○殷本又作懸同於巾反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憂也背蒲對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爲

于僞

終寢且貧莫知我艱

**傳**

寢者無禮也貧者困於

財

○寢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爲禮

終寢且貧莫知我艱

**傳**

寢者無禮也貧者困於

於財無知已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

哉

○寢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傳**

○出自至何出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

**傳**

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出自至何出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

**傳**

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出自至何出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

真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已仕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已則爲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終當寢陋無財爲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衆臣又莫知我貧寢之艱難者君於已雖祿薄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北門背明嚮陰○正義曰本取人嚮陰行似已仕闇君故以出自北門爲喻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爲義何者此人旣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喻也○傳寢者至於財○正義曰釋言云寢貧也則貧寢爲一也傳此經云終寢且貧爲三事之辭故爲寢與貧別寢謂無財可以爲禮故言寢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是終寢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者爲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寢通也終寢且貧言君於已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

人無知已是諸臣亦如之以頒祿由君故怨已貧窶  
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已也○箇詩人至之  
至○正義曰此詩人敘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  
不知已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已困苦應去而不去是  
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  
已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我傳適之埤厚也箇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

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

君政偏已兼其苦○埤避支反偏音篇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謫

我傳謫責也箇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偏來  
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偏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偏字

○偏避支反偏音篇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謫

我傳謫責也箇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偏來  
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偏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偏字

從行偏字從人後皆放此謫直革反玉篇知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

正義曰此仕者

言君旣昏闇非直使已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  
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已勞於行役若有賦稅  
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君旣政偏  
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偏  
來責我言君旣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  
人不知以責已外爲君所困內爲家人不知故下又  
自決歸天○傳埤厚○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已  
使已厚出賦稅之事是也○箇國有至其苦○正義  
曰政事云士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爲賦稅之事政事  
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  
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  
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  
之事猶揚羽云王事靡盬於時其亂非王命之事也  
○箇我從至已志○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  
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  
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已志上言諸臣莫知我不

毛言正

卷三十一

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已志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

政事一埤遺我

傳敦厚遺加也

云敦猶投擲也

○敦

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謫也遺

冠

傳敦猶

唯季反擿呈釋反與擲同本或作摘非全

冠

投擲○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

適我此亦宜爲之已之義故易傳以爲投擲於已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傳摧沮也

○云摧者刺譏

之言○摧徂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誰音

冠

傳摧

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爲室人吏責則乘沮

冠

傳摧

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謫已

冠

傳摧

者是室人責已故以爲摧爲刺譏已也

冠

傳摧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攜穴圭反○疏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

國君臣並爲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

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

亂○涼音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傳惠愛行道也

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

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傳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

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疏北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爲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

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旣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旣盡也只且語助也○

疏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酷暴也雨雪害物不言可知○箋

性仁至而去○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亟惠好之下

則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傳虛虛箋邪讀如徐○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北風其喈雨雪其

霏

傳

喈疾貌靡甚貌○喈音皆

箋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傳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

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別彼

疏莫赤至匪烏○

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亦以爲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爲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爲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

臣又同之已所以攜持而去之○**簡**狐赤至能別○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鳥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傳**攜

###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形管之灋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疏**靜女三章章四句至

無德○正義曰道德

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

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

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

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朱反說**

說音悅篇末注同

愛而不見搔首踟蹰○**傳**言志往而行正○**箋**

云志往謂踟蹰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蘇反**

直誅○**箋**靜女至踟蹰○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

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

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蹰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灋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妹變皆連靜女靜既爲德故妹爲美色也東方之日傳妹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妹妹然美好之子干旄傳曰妹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爲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箋**女德至可愛○正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以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爲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爲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傳**

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

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

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贍**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管著知畧反又直畧反

**彤管有煇說懌女美**

**傳**

煇赤貌彤管以赤心

正人也

**箋**

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煇煇然女史以之

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

煇于鬼反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

憚作釋

**疏**

靜女至女美○毛以爲言有貞靜之女其始亦反

色變然而美又遺我以形管之灋不違女

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爲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灋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灋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灋故說彤管以有灋由女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灋也○傳旣有至人君○正義曰旣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遺我以古人之灋卽貽我彤管也○傳古者至成灋女史之灋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

卽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爲文實有娠卽寃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爲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畧之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令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灋也此是女史之灋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灋使妃妾得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女史○傳彤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憚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爲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 荑洵美且異

傳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

取其有始有終

箋

云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田

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矣君○牧徐音目夷

其音恭窈烏子反窩徒了反處昌慮反

○故州牧之牧徐音目夷

徒今反洵本亦作洵音苟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傳非爲

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云遺我者

遺我以賢妃也○爲于僞反

注同或如字

元自牧至之貽○毛以爲詩人旣愛靜女而

不能見息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爲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爲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爲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形管之灋故欲易之以配入君○鄭唯下二句爲異言若有人能遇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爲美言不美此女乃美

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茅至有終○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灋則可以配入君○箋茅絜至人君○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入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荑欲人貽已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已之人也故易之以爲遺我以賢妃也

###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

○新臺修舊日

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上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烏路反

○疏新臺

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

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泚

云新色鮮也瀰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篇注同

求籩條不鮮○傳燕安婉順也籩條不能俯者

○疏云鮮

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

伋也反得籩條不善謂宣公也籩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

反籩音渠條音儲鮮斯踐

○疏

新臺至不鮮○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

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處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

得行籩條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爲異○

○傳

泚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

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

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潔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爲淫昏故惡之也○

○傳籩條不能俯者○正義曰籩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籩條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籩條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籩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籩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而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籩條口柔戚施面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也浼浼平地也

○洒七罪反韓詩作灌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

燕婉之求籩條不殄

傳

殄絕也

○云殄當作腆腆善

也○殄毛徒典反鄭疏齊女反得籩條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爲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爲少也○殄當作腆腆善○正義曰箋云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傳酒高峻

○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籩條之行而不絕○云

籩條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爲善讀此殄爲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傳

言所得非所求

也○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爲于偽反

疏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

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爲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爲死卽首章三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

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憇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汎芳銅反景如字或音影憩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

願言

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疏云

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二子至養養

毛以爲二子伋壽爭相爲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三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傳二子至不礙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惄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日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

傳畧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以三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傳言二子之不遠害

傳

逝往也

願言思

**子不暇有害**

傳言二子之不遠害

傳

云暇猶過也我

息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害毛如字鄭音正子至有害○正義曰下二句曷何也遠于萬反疏毛鄭別○箋我念至不去○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

何爲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鄭云：糾都以南，東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及古同

僖侯之世子。

○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

僖許其反。史記作：

○正義曰：祚。柏舟。章章七句。至以絕之。釐。曹大家音僖。